



黃堯圃刻此書分前後二卷此本

述古堂藏本
作四卷

蓋當日委卷源傳非一本也

校讀一過字句多有大異同黃刻稱從宋本

雕本標題處稱大宋嘗亦宋季刻也

丁丑冬孟初稿為歲



新刊大宋宣和遺事元集

金陵王氏洛川校正重刊

詩

暫時罷鼓膝間琴

閑把遺編閱古今

常嘆賢君務勤儉

深悲庸主事荒淫

致平端自親賢哲

稔亂無非近佞臣

曰

說破興亡多少事

高山流水有知音

茫茫往古繼繼來今上下三千餘年興廢百千萬事

大槩風光霽月之時少陰雨晦冥之時多衣冠文物

之時少干戈征戰之時多看破治亂兩途不出陰陽

一理中國也天理也皆是陽類夷狄也小人也人慾也皆是陰類陽明用事的時節中國尊安君子在位在天下便有甘露慶雲之瑞在地便有醴泉芝草之祥小人得志在天便有彗孛日蝕之災在地便有蝗虫饑饉之變天下百姓有流離之厄這箇陰陽都關係着皇帝一人心術之邪正是也且說唐堯虞舜是劈初頭第一箇皇帝看他治位時任賢勿貳去邪勿疑不敢盤逸遊畋不敢荒淫音樂到得他揖讓傳禪時

作

特著

名

箇光

分且道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傲虐是好舜王那曾敢做慢遊傲雷的事禹王告着舜王使他休棄堯王的孩兒丹朱專事慢遊專務傲雷特地強力不用水向平地上推了舟船其他徒黨在家爲淫亂之行故堯王不將天下傳與他却分付與舜王了舜王治世舉八元八凱共十六箇才子是有賢德明望的人分布在朝任了官職却將共工流逐於幽州田地將鯀放逐於崇山田地將三苗竄逐於三危田地將鯀誅殛于羽山田地誅竄了這四人四人天下百姓皆

稍

咸

願

他借已

服其威斷明四目達四聰末稍頭賢人在位小人在
 野朝綱自治在位五十二年壽命乙百一十二歲將
 天下傳與禹王至湯王時為諸侯與葛為鄰葛君不
 道苦害其民湯王伐之東征而西夷怨南征而北狄
 怨却道湯王何故忘我不來極救黎民感慕湯王之
 德却有夏桀無道寵妹喜之歡將酒傾為池水將肉
 排為樹林相似日與克徒沈酗於酒池肉林間苦害
 生靈百姓怨道夏桀與日相似這日幾時喪亡我甘
 受其苦不過情愿與紂無道寵妲已剖賢人心置

申后

王

炮烙之刑不修德政不改前非武王伐之享國日久
 傳位至周幽王寵褒姒之色為不得褒姒言笑千方
 百計取媚他因向驪山上把與諸侯為號的烽火燒
 起諸侯皆道是幽州有難舉兵來救及到幽王殿下
 却無他事只是要取褒姒一笑後來貶了太子廢了
 申后怒會犬戎之兵來伐幽王諸侯不來相救遂喪
 其國有詩為証

詩 恃寵嬌多得自由 驪山舉火戲諸侯

曰 祇知一笑傾人國 不覺胡塵滿玉樓

又楚國靈王寵嬪嬙之色起章華之臺苦霄黎庶遭
平王所追遂死於野人申亥之家有詩為証

詩 茫茫春草沒章華 因笑靈王苦好奢

曰 臺土未乾簫管絕 可憐身死野人家

後來陳後主也寵張麗華孔貴嬪之色沉湎淫逸不
理國事被隋兵所追無處躲藏遂同二妃投入井中
隋兵搜出亦遭其虜其國即亡有詩為証

詩 陳國機權未有涯 如何後主恣嬌奢

曰 不知即入宮前井 猶自听吹玉樹花

隋

丹

女

雄

隋

當時有隨煬帝也无道殺父誅兄姦妹无所不至寵
蕭妃之色蕭妃要看揚州景致帝用麻胡為帥起天
下百萬民夫開一千舟八里汴河從汴入淮從淮直
至揚州役死人夫無數死了相枕復造龍鳳船使宮
人牽之兩岸簫韶樂奏聞百十里之遠更兼連歲災
蝗餓死人遍地盜賊蜂起六十四處烟塵一十八處
擅改年號李密袒臂一呼聚雄師百萬占了中原煬
帝全無顧念被宇文化及造變江都斬煬帝於吳公
臺下隨國遂亡有詩為証

詩 千里長河一旦開 亡隋波浪九天來

曰 錦帆未落干戈起 惆悵龍舟更不回

致

其國有唐秦世民行仁布德滅了六十四處烟塵遂
建都於長安以制太平後來為唐明皇為孩兒壽王
取楊家女孩兒名做玉環的為妻明皇一見玉環生
得有傾國之色背後使人喚玉環出家為女官道士
後來宣入宮中封為妃子寵幸無比真箇是

後宮佳麗三千人 三千寵愛在一身

金屋粧成嬌侍夜 玉樓宴罷醉和春

取
禪

那明皇寵愛妃子春從春遊夜專夜寢從此荒淫每
日更不坐朝聽政爭奈那妃子與安祿山私通却抱
養祿山做孩兒明皇得知將安祿山差去漁陽田地
做了節度使那祿山思戀貴妃之色卒兵反叛真是
漁陽鼙鼓動地來 驚破霓裳羽衣曲

那明皇無計奈何只得帶領百官走入蜀川躲避了
祿山行至馬嵬驛六軍不肯進發把那貴妃使高力士
將去佛堂後田也裏縊殺了諸軍且根着明皇入蜀
後來明皇那兒子肅宗恢復兩京再立唐家社稷也

用

底
無有詩為証字

今日話說的也說一箇无道的君王信有小人荒淫
無度把那祖宗渾沌的世界壞了父子將身投北去
也全不思量祖宗創造基業時直不是容易也今有
康節先生做八句詩道得好道箇甚的有詩為証

詩

自古禦戎无上策

惟憑仁義是中原

王師問罪固能道

天子蒙塵爭忍言

兩晉乱王成茂草

君屈辱落陳編

曰

公問延廣何人也

始信興邦亦一言

此詩是康節左衽吟

豫先說着個宣和靖康年間

識語麼當初只為五代時分天下荒荒離亂朝屬梁

而暮屬晉干戈不怠更兼連歲灾蝗萬民遭塗炭之

灾百姓受倒懸之苦為此後唐明宗夜夜焚香告天

祝曰我乃胡人不能整治天下願天早生至人撫安

黎庶此上感得火德星君霹靂天仙下界降生於西

京洛陽縣夾馬營趙洪恩宅生下一箇孩兒當誕生

時分紅光滿室紫氣盈軒趙洪恩喚生下孩兒名做

匡胤幼與小童戲於街檻好布陣行伍肅然人見而

異之及年當弱冠有大志少遊關西行到處除克去

火
無一字

惡長治華夷民安國泰自陳橋兵變柴皇讓位在位
十七年天下太平消鎔軍器為農器毀折征旗作酒
旗太祖一日收平江南有徐鉉奉使至太祖殿下盛
誇其主能文因誦其詩太祖道此詩村教書語耳因
道我少時有誄日詩道是

須臾捧出大金盤 暱散殘星與明月

徐鉉聽得這詩大服太祖志量後來人以為應大金
破汴梁之讖太祖傳位與太宗太宗欲定京都聞得
華山陳希夷先生名搏表德圖南的精於數李預知

有詩曰二字

祚

未來之事宣至殿下太宗與論治道番之數日一日
太宗問朕立國以來將來運柝如何陳搏奏道宋朝
以仁得天下以義結人心不患不久長但卜都之地
一汴二杭三閩四廣太宗再三詰問搏但唯唯不言
而已在後高宗中因定都杭州蓋將前定之數亦非
偶然也太宗之後傳位於真宗仁宗英宗幾個賢君
且說英宗皇帝治平年間洛陽邵康節先生因與客
在天津橋上縱步閑行忽聽得杜鵑聲先生慘然不
樂客問其故先生道洛陽從來無杜鵑今忽來至心

必

悉均作氣

鷓鴣

泥

有所主客曰何也先生曰不过二年朝廷任用南人
為相必有更變天下自此多事矣客曰聞杜鵑声何
以到此先生曰天下將治地悉自北而南將乱地悉
自南而北今南方地悉至矣禽鳥得悉之先者也春
秋有云六鷓退飛雉鷓來巢皆氣使之然也英宗升
還神宗即位神宗是箇聰明的官家朝廷上大綱小
紀一一要從新整理一番恰有那曾叅政名做公亮
的薦那王安石為丞相神宗准奏召王安石拜相正
宣麻時分有唐介做着諫官上疏論奏王安石沿古

近儒若用為相必多更變重擾天下那時有呂誨亦
上疏彈劾安石有彈文其畧云

臣呂誨誠惶誠恐頓首頓首百拜奏于

皇帝陛下臣仰觀公朝除王安石為相者臣切

謂安石每迁小官遜避不已及除翰林學士不聞
固辭先帝臨朝則有山林獨往之志陛下即位則
有金鑾侍從之樂好名嗜進見利忘義允在經筵
力請坐而講說將屈萬乘之重自處師氏之尊不
識君臣上下之分又與唐介爭論謀殺刑名衆非

聖慈空一格不
提行 社

安石而是介介務守大体不能以口舌勝憤懣發
疽而死奏對強辨陵轍同例大奸似忠大詐似信
外示林野中藏巧詐驕蹇慢上陰賊害物制置三
司條例兼領兵財又奉三人勾當八人巡行臣朱
見其利先見其害區區愚忠切以為安石決不可
用若用之為相必變更祖宗法度以乱天下欲望
聖慈允臣所奏將王安石新命寢罷宗杜幸甚伏取
進止

奏上神宗不報安石居相位專務變更一日奏行青

苗法差李常孫覺等往河北諸路俵散青苗錢第一
等戶十五貫第二等戶十貫第三等戶五貫第四等
戶一貫五伯第五等戶一貫青苗在田時分俵散到
收成時分催納十分供一分為息當有銀臺司范鎮
上疏奏言青苗錢擾民不便 表云

臣范鎮謹奏言青苗錢者唐衰乱世之所為苗青
在田已估其直收歛未畢已從其償是盜跖之法
也臣以為此法若行天下搔然民不聊生非國家
之利也臣請罷之

表上神宗不聽又宰相韓琦奏言青苗錢法大不便於民間有司責篤嚴急細民不勝愁苦至有鬻妻賣子者不能償願陛下察之即與蠲罷奏上王安石大怒即日貶韓琦於外熙寧七年大旱帝謂群臣曰天久不雨朕夙夜焦愁無可柰何韓維奏曰陛下信安石酷法散青苗錢於民今之官府督取甚急徃徃鞭撻人民取足至有伐葉爲薪以易錢貨旱災之際重罹此苦願陛下蠲除租稅寬裕逋負以救愁苦之良民帝感悟乃詔韓維放商稅而免青苗後是日雨遂

國元

貶安石於金陵府安石弟安國每憎他兄所爲誤國安國爲西京國子監教授頗溺声色時安石爲相以書戒安國道宜放鄭声安石回書與安石道亦願見遠佞人也安國又嘗力諫安石言天下不樂新法皆歸咎於兄恐爲家禍宜速罷之安石不聽安國泣於影堂前道是吾家滅門矣安石的孩兒王雱爲人性險惡喜殺因病直而死年方三十三歲安石哀悼不能爲懷嘗恍惚在雱身擔鉄枷向安石道父親做反事誤我受此重罪安石大驚遂以所居園屋捨做僧

見

寺賜額為報寧院蓋為王雱求救於佛也

詩 誤國欺君罪不輕 陰司報應自分明

曰 姦邪凡事懷私險 却告金仙洗惡名

話說宋朝失政國喪家亡禍根起於王安石引用婿
蔡卞及姻黨蔡京在朝陷害忠良姦佞變詐欺君害
民以致壞了宋朝天下神宗崩哲宗即位太姤垂簾
聽政用司馬溫公名做光元祐年間天下太平未幾
一年司馬光不祿章惇等入相再行新法把這太平
的氣象又變做了亂世哲宗崩徽宗即位說這箇官

后

典

楊

家才俊過人口賡詩韻目數群羊善寫墨君竹能揮
蘇稷書通三教之書曉九流之法朝歡暮樂依稀似
劍閣孟蜀王論愛色貪杯彷彿如金陵陳後主遇花
朝月夜宣童貫蔡京值好景良辰命高侏王戲向九
里十三步皇城無日不歌歡作樂蓋簪錄諸宮起壽
山艮岳異花奇獸惟石琤禽充滿其間畫拱雕梁高
樓邃閣不可勝計役民夫百千萬自汴梁直至蘇杭
尾尾相含人民勞苦相枕而亡加以歲歲灾蝗年年
饑饉黃金一斤易粟一斗或削樹皮而食者或易子

而殄者宋江三十六人閩州劫縣方臘一十三寇放
火殺人天子全無憂問與臣蔡京童貫楊戩高俅朱
勔王黼梁師成李彥等取樂追歡朝綱不理即位了
三十六年改了六番年號改建中靖國改崇寧改大
觀改政和改重和改宣和從即位以來改元

建中靖國元年大赦天下用丞相章惇言奉蔡京為
翰林李滿朝上下皆喜諛佞阿附權勢無人敢言其
非獨有御史中丞豐稷同着殿中侍御史陳師錫共
寫着表文一道奏蔡京奸惡

表文云

后

臣豐稷陳師錫等叨被聖恩濫居言路事有當言
而不言臣為曠職切見公朝近除蔡京充翰林李
士勾當者緣蔡京身為禁從外結後族交納東朝
伏望獨斷出之於外若果用蔡京則治亂自此分
矣祖宗基業自此壞矣又資政殿李士知江寧府
蔡卞乃王安石之婿與京兄弟同惡迷國誤朝為
害甚大乞正典刑臣日夜為陛下憂為宗廟憂為
天下賢人君子憂若黜貶京等於外則間言不入
於慈闈聖慮可忘於憂患實宗廟社稷之福也

籍

表上徽宗謂豐稷道事礙東朝卿當熟慮豐稷奏言
自古母后臨朝那曾見有如聖母手書還政的可做
萬世法則但是日即在外則聞向宗良宗回籍勢安
作在內則聞張琳裴彥臣等克焰熾然又有蔡京交
通其間臣愚欲乞戒飭后家放逐張琳等黜蔡京於
外庶絕朝廷之憂徽宗不從那時殿中侍御史龔夬
亦上表奏言臣聞蔡卞落職太平州居住其天下之
士共仰聖斷然臣切見京卞表裡相濟天下知其惡
民謠有云二蔡一惇必定沙門籍沒家財禁錮子孫

無其字

童

又童謠云大惇小惇入地無門大蔡小蔡還他命債
百姓受苦出這般怨言但朝廷不知之耳蔡京蔡卞
爲人反復變詐欺陷忠良天下不安皆由京卞二人
簸弄是時張惇罷相差知越州專事刑名慘刻編類
章疏看詳訴理受禍者千餘家民間或訴事稍有暗
昧言語加以刀措釘手足剥皮膚斬頸割舌之刑有
道號了翁姓陳名璫的論奏惇罪將章惇貶雷州居
住三月命內侍童貫往杭州監造作局製御用器自
丹楊戩始用事五月奪司馬光等官

章

板

是

宣和遺事卷之六
崇寧元年七月徽宗除蔡京做右丞相制下中外大
駭又賜京坐延和殿徽宗向蔡京道昔神宗創法立
制未盡施行先帝繼之兩遭黨惟變更國是未定朕
欲上述父兄之志歷觀在朝無可與為治者今朕相
卿其將何以教我蔡京頓首謝願盡死以報陛下徽
宗嘗出玉琖玉卮將示輔臣道是朕此器久已孰只
怕人言故未曾將用蔡京回奏事苟當於理多言不
足畏也陛下當享太平之奉區區玉器又何畏哉帝
悅

不爭奸佞居台輔 合是中原血染衣

蔡京自拜相後有巨商大賈六七輩赴闕投詞言章
相公開邊時及曾相公罷邊時共借訖三千七百萬
貫至今未見朝廷支償蔡京奏言徽宗感額道我國
家欠少商賈錢債久不償還怎不辱國蔡京回奏臣
請償之帝喜曰卿果能償之否蔡京差官剗刷諸司
庫務故弊的物及粗細香藥漆器牙錦之類高估價
直立字號出還客客猶不受願請少出藥貨試賣方
敢承領那時乳香價利頗高京令吏將乳香附客試

賣客果得價數倍後客欣然承受不半年及償訖在後客貨賣却消折了十無一二無所伸訴其苦

崇寧二年除蔡京為左丞相修大內復修創景靈宮及元符等十一殿及殿中工後大作夏四月詔毀唐鑑蘇黃等集又削景靈宮元祐臣僚畫像是秋九月蔡京與其子蔡攸拜其客強後明葉夢得將元符末忠孝人分正上正中正下奸邪人分邪上邪中邪下為六等凡五百八十二人詔中書省籍記姓名又將先朝大臣司馬光文彥博范祖禹程明道程伊川蘇

轍蘇軾呂公著呂誨等凡二百一十九人籍做奸黨御書刻石立於端門却詔封王安石做荊國公又加封可王將安石配饗孔子廟庭塑像坐於孔子之側又詔書頒行天下將元祐賢臣籍做奸黨立石刊刻姓名時詔旨至長安立石有石匠姓安名民的覆官道小匠不知朝廷刻石底意但聽得司馬溫公海內皆稱其正直忠良今却把做奸邪小匠故不忍勒石官司怒要行鞭撻安民泣道小匠刻則刻也官司嚴切不敢辭推但告依鐫安民二字於石上怕得罪於

後世官吏聞之慚愧

蔡京又更茶法天下立茶場拘確茶貨令客人赴官請引自於茶園買茶赴官秤驗納息批引限日販賣如有過限並行拘收別買新引增私販法容脅消乏又立鹽法詔陝西舊鹽鈔易東南鹽鈔每新鈔折錢三分舊鈔折七分聽換易蔡京私運鹽鈔通行天下拘刷船隻揭起黃旗所過關津莫敢誰何蓋爲見行鹽鈔之法天下方纔通行忽又改易那舊鈔皆成无用之物此上富大商賈消折財本或爲轉流乞丐

或有赴水自縊死的提點淮東刑獄章繹可憐見商賈受苦上奏鈔法誤民以此忤蔡京意遂奪章繹官貶做庶人一日蔡京欲媚說徽宗遇着聖節將近命府州縣道遍立寺觀天下凡有寺觀並改名神霄萬壽宮祝延聖壽上留意西邊以王厚爲大將安撫臨洮諸州命內侍童貫爲監軍專切往來幹當至是置司專命二人主之

崇寧四年春正月以童貫爲熙河等處經畧安撫置制使二月兩大雹冬彗星出西方其長竟天徽宗下

詔求言是時有劉達為中書侍郎勸上碎蔡京所立
元祐黨碑將禁錮係籍人並行寬放以禳天變帝夜
半遣黃門至朝堂將元祐黨碑碎毀明日蔡京見之
乃厲聲道石可毀名不可滅徽宗用劉達之言詔除
黨人之禁罷方田及諸國歲貢又罷緣邊諸路科歛
及罷鑄當十六錢並新立衝要市務在後有詩人劉
克莊吟詩一首云

詩

嶺外瘴魂多不返 塚中枯骨亦加刑
更無人敢扶公議 直待天為現彗星

早日大程知返覆 暮年小范要調停

曰 書生幾點殘碑淚 一語諸賢地下靈

大程謂程顥小范指范純仁也倘不因彗星之變元
祐黨碑怎生能碎麼可見當時蔡京附會徽宗恣行
驕淫天心仁愛不得不示變以儆之也其如君子不
悟何未幾蔡京罷相除趙挺之為右丞相十一月罷
趙挺之復相蔡京

崇寧五年夏解州有蛟在塩池作祟布烝十餘里人
畜在烝中者輒皆嚼嚙傷人甚衆詔命嗣漢三十代

天師張繼先治之不旬日間蛟崇已平繼先入見帝
撫勞再三且問曰卿此剪除是何妖魅繼先答曰昔
軒轅斬蚩尤後人立祠於池側以祀焉今其祠宇頽
弊故變為蛟以妖是境欲求祀典臣賴聖威幸已除
滅帝曰卿何用神願獲一見少勞神麻繼先曰神即
當起居聖駕忽有二神現於殿庭一神絳衣金甲青
巾美鬚髯一神乃介冑之士繼先指示金甲者曰此
即蜀將關羽也又指介冑者曰此乃信上自鳴山神
石氏也言訖不見帝遂意裝加封贈仍賜張繼先為

秩大夫虛靖真人

大觀元年黃河清詔曰國家承百五十年三有河清
之應而乾寧軍河清踰八百里凡七晝夜上天眷祐
敢不欽承其以乾州為清州 廬州雨豆

大觀二年春正月朔御大慶殿受八寶赦天下蔡京
言天下所國所上符瑞八十七所拜表稱賀蔡京進
大師加童貫節度仍宣撫使夏五月日食以復洮州
功賜蔡京玉帶加童貫檢校司空仍宣撫貫由此恃
功稍專軍政選置將吏皆取中旨不復關朝廷矣

顯仁皇后生皇子構徽宗隔夜夢吳越欽主以手挽
徽宗御衣云我好來朝你家便留住我終須還我山
河社稷待教第三子來顯仁皇后亦夢金甲神人自
稱錢武肅王及寤而生皇子蓋徽宗第九子也其始
生之時宮中紅光滿室宣和二年封為康王後即位
於南京為高宗建都於杭州即符錢王還我山河之
夢錢武肅王即錢鏐享年八十一歲高宗亦壽八十
一豈偶然哉六月蔡京罷相秋七月河南淮北大旱
詔有道高士王文卿祈雨不應文卿奏曰九江四海

五湖龍君皆奉上帝勅命且停行雨獨黃河神未奉
睿旨帝曰卿可召黃河神行雨麼文卿領旨向京師
太乙宮立壇祈雨翌日升壇祝曰太宗皇帝借黃河
三尺水以濟焦枯不移時甘雨大作遍地皆雨黃雨
以應黃河之水帝喜賜文卿凝神殿侍宸冲虛觀妙
通玄真人後文卿尸解於撫州臨川縣

大觀三年春甘露降尚書省天子作詩以賜執政蔡
京致仕仍朝朔望

大觀四年禁燃頂煉背刺血斷指之類張商英知杭

州過闕入對上因語蔡京亂紀綱事商英曰蔡京自來專恣任意不知都省批狀便是條貫入狀請寶便是聖旨若前後失緒安得不亂上曰京多引用親黨已逐三十餘輩矣商英曰餘黨尚多上曰百姓聞鄉來皆鼓舞忻悅商英曰干臣何事遂晉商英為中太乙宮使毛注奏言天下僧尼增舊十倍凡數十萬人祠部歲給度牒錢三萬乞權住三年帝從之夏五月詔蔡京權重位高人屢告變全不引避公議不容降受太子太保致仕任便居住六月以張商英為右相

閏八月除張閣知杭州兼領花石綱事先有朱勔者因蔡京以進上頗垂意花石勔初才致黃楊木三四本已稱聖意後歲歲增加遂至舟船相繼號作花石綱專在平江置應奉局每一發輒數百萬貫搜岩剔藪無所不到雖江湖不測之瀾力不可致者百計出之名做神運凡事庶之家有一花一木之妙的悉以黃帕遮覆指做御前之物不問墳墓之間凡皆發掘石巨者高廣數丈將巨艦裝載用千夫牽輓鑿河斷橋毀堰折閘數日方至京師一花費數千貫一石費

宣和遺事卷之九
數萬緡劬又即所居創一圃林泉之勝二浙無比後
復取旨建神霄殿塑青華帝君像其中監司郡守初
到必須到宮朝謁

詩 神霄新殿聳雲端 像塑青華帶道冠

曰 竭力勞民運花石 不堪砲石礙遊觀

政和元年春正月毀京師淫祠凡一千三百餘區

政和二年春二月蔡京復太師賜第京師

夏四月召蔡京入內苑賜宴輔臣親王皆得與席徽
宗親爲之記其畧曰詔有司掃除內苑太清樓滌內

府所藏珍用之器集四方之美味前期閱集朕將就
幸焉其所用宮中女樂列奏於庭命皇子名楷然侍
側勸勞又出嬪女鼓琴玩舞勸以瑠璃瑪瑙白玉之
盃京亦上記畧曰太清之燕上曰此跬步至宣和令
子攸掖入觀焉東入小花徑南度碧苔叢又東入使
門至宣和殿只三楹左右掖亦三楹中置圖書筆硯
古鼎彝鼎洗陳几案擗榻東西廡側各有殿亦三楹
東曰瓊蘭積石爲山峰巒間出有泉出石竇注於沼
此有御禮靜宇榜探問以洗心滌慮西曰凝芳後曰

精翠南曰瓊林北有洞曰玉宇石自壁出隱蘄巖峻
立竒花異木扶踈茂密後有沼曰環碧兩傍有亭曰
臨漪華渚沼次有山殿曰雲華閣曰太寧左右躡道
以登中道有亭曰琳霄垂雲騰鳳層巒百尺高峻俯
視峭壁攢峰如深山大壑次曰會春閣下有殿曰玉
華前殿之側有御筆榜曰三洞瓊文之殿又奉高真
有種玉綠雲軒相峙日午謁者引宰執以下入女童
四百靴袍玉帶列排場下肅然無敢聲歎者宮人珠
籠中玉束帶秉扇拂壺中劍鉞持香毬擁御座以次

立亦無敢離行失次者上顧謂群臣道承平無事君
臣共樂宜畧去煩苛碎禮飲食坐起各宜自便无問
執事者以寶器進徽宗酌酒以賜命皇子嘉王楷宣
勸又以惠山泉建溪異毫錢烹新貢太平嘉瑞茶賜
蔡京飲之徽宗又道日未晡可令奏樂殿上箏竽琵琶
方響笙簫登陛合奏宮娥妙舞徽宗又曰可起觀
群臣凭欄以觀又命宮娥撫琴壁阮群臣終宴尽醉
冬十一月戊寅日南至御太慶殿受元圭大赦蔡京
進封魯國公詔給地牧馬自京東河北募人養馬然

後推之諸路受田一頃仍免其稅令養馬一疋諸路
至九萬疋

政和三年春正月詔封王安石追封舒王又封其子
王雱為臨川伯配享文宣王廟從祀

夏四月玉清和陽宮成即福寧殿東誕聖之地作宮
至是成奉安道像上詣宮行禮後復為玉清神霄宮
那時道教之行莫盛於此時推原其由皆自徐知常
有以誘惑聖聽也徐知常始賜號冲虚先生徐守信
賜虚靖先生劉混康賜葆真觀玄妙冲和先生後並

賜大中大夫九月丙午葆和殿成上飾純綠下漆上
朱無文藻繪魚五綵垣墉無粉澤淺墨作寒林平遠
禽竹而已前種松竹木犀海桐橙橘蘭蕙有歲寒秋
香洞庭吳會之趣後列太湖之石引滄浪之水坡地
連綿若起若伏支流派別縈紆清泚有瀛洲方壺長
江遠渚之興可以放懷適情游心玩思而已

冬十月癸未郊徽宗措大圭執元圭以道士百人執
儀衛前導蔡攸為執綬官王輅出南薰門至玉津園
徽宗忽聞左右曰玉津園若有樓殿重復此是何處

攸即回奏臣見雲間樓殿臺閣隱隱數重既而細視皆去地數十丈頃之微宗又曰御還見人物麼攸又回奏若有道流童子持旛節蓋相繼而出雲間衣服眉目歷歷可識蔡京率百僚稱賀

政和四年春正月置道階品秩凡二十六等先生處士封號自八字六字以至四字二字比中大夫下至將仕郎但不給俸又置道官自太虛大夫至金壇郎凡十六等同文自中大夫至迪功郎道職自冲和殿侍宸至凝神殿校經凡十一等侍宸同待制檢籍同

修撰校經同直閣皆給告身印紙經道錄院磨勘功過注授加官差遣八品用蔭如命官法

五月丙戌祭地奉高祖皇帝配享蔡京奏祭之日城中大雨幾尺而鑿輅自宮至郊日光照耀又太史奏是夕五緯循軌典掌官吏稱有隊仗風雨之聲鬼神之狀又有黑氣數十丈貫於壇壝皆陛下嚴恭之應乞宣付史館帝從之內侍楊戩加節度賞製樂傳宣之勞也

八月宣和殿有玉芝生於檜樹上又有鶴三萬餘隻

盤旋雲霄之間並許稱賀

延福宮成舊有延福宮祖宗以為燕會之所而制不甚廣時蔡京欲以宮室媚上一日召內侍童貫楊戩曹詳何詠監從 諷以禁中逼窄之狀五人聽命乃尺徙內酒坊諸司又遷 等并軍營於他所五人者既有分地因各出新意故號 五位既成樓門相望引泉水天源河築上山其間奇花怪石岩壑幽勝宛若生成

夏四月又建葆真宮以蔡攸為葆真殿李士

二月天成聖功二橋成都水使者孟昌齡請開鑿大
徑三兩河回引河流於河陽作浮空二至是畢工賜
名頌德音於河北京東東西時諸路皆調夫赴役凡
數十萬人兩河之人愁苦殆不聊生未幾水漲橋壞
政和六年春正月以童貫為陝西兩河宣撫

閏月置道李詔州縣李並養道流增置士名自元士
至志士凡十三品歲大比許欄幘就試後罷道李
二月上清宮錄宮成浚濠深水三丈東則景龍門橋
西則天波門橋二橋之下壘百為同引舟相通而橋

宣和遺事元集
上人物往還不覺名曰景龍外江江之外則便有鶴在
鹿砦文禽孔雀諸柵多聚遠方珍怪蹄尾動數千實
之又爲村居野店酒肆青帘於其間每歲冬至後即
放燈自東華以北並不禁夜從市民行鋪夾道以居
縱博群飲至上元後乃罷謂之先賞後又關之東過
景龍門至封丘門後來南儒吟詩一首云

詩 萬炬銀花錦綉圍 景龍門外軟紅飛

曰 淒涼但有雲頭月 曾照當年步輦歸

是寺温州有方士林靈素初名靈醜表字歲昌家世

寒微遠遊至蜀學道於趙昇道教載善能妖術輔以
五雷法往來宿亮淮泗等州乞食於諸僧寺政和三
年至京師寓居東太乙宮徽宗在大內得一箇夢誰
知那一場引得一箇妖術方士的來 真是

鹿分鄭相終難卜 蝶化莊周末可知

徽宗夢見甚的乃夢見東華帝君使仙童來召徽宗
游神霄宮及覺來欲訪問神霄宮的事勅問道錄徐
知常訪求神霄事迹進呈知常素不曉神霄之事方
以爲憂忽有一道生告知常道今道堂中有温州徐

道士屢言神霄亦曾有神霄詩題在壁上

詩 神霄宮殿五雲間 羽服黃冠綴曉班

曰 詔誥群臣親受籙 步虛聲裡認龍顏

知常一見壁上詩函錄呈徽宗徽宗召林道士來問
卿有何仙術林噩回奏 臣上知天宮中識人間下知
地府備言神霄宮乃東華帝君所治天上有所謂長
生大帝君與其帝青華大帝君皆是玉帝的孩兒又
有左元仙伯賞罰仙吏八百餘官陛下乃是長生大
帝君降生人間為天下帝王蔡京乃左元仙伯近日

陛下赴第之青華大帝君為神霄之遊得無樂乎

徽宗聞之大喜自謂與靈噩如舊日素來相識乃賜名
靈素號金門羽客通真達靈元妙先生賜金紫服出入大
內無間

又按賓退錄載祥符觀道士何得一宣和間遊京師遇
方士陶光國愛其人物秀整語之曰當為辦一事姑亟
歸無幾何徽宗夢人曰天上神仙鄭化基地下神仙
何得一明日命閱祠部帳得諸新塗籍中化基其師
也遽命使宣召是時得一方次鄂州守貳禮請以往既對

上大悅賜號冲妙大師主龍德太一宮授丹林即靈素之進亦緣夢而得恰與此事相類故附錄之其與高宗之夢傳說者異矣

靈素既遭遇道君之後是時宮間多妖怪詔靈素治之靈素乃作鐵簡長九尺上書符篆埋于地其怪遂絕又詔許林靈素就景龍門對着晨暉門建上清寶籙宮使靈素居之其宮中山包平地環以佳木清流又就太一西宮建仁濟亭施符水開神霄寶籙壇詔天

天下天寧觀改作神霄玉清萬壽宮舊元觀者以寺改創仍各觀設長生大帝君青華大帝君像徽宗自稱教主道君皇帝從林靈素之請也乃降詔曰

詔云朕乃上帝元子為太霄帝君憫中華被金狄之教遂懇上帝願為人主今天下歸於正道卿等可上表章冊朕為教主道君皇帝止用於教門

是時冊上尊號已畢百官稱賀又詔翰林李士王黼保和殿李士蔡攸盛章至宣和殿俟神霄降臨十一月有星如月徐徐南行而落光照人物與月無異是

宣和七年詔林靈素脩道書改政諸家醮儀校讎丹
年女真陷遼渤海中

宣和七年詔林靈素脩道書改政諸家醮儀校讎丹
經靈篇每遇初七日就座百官宰執三衙親王中貴
士俗觀者如堵靈素為幻不一徽宗嘗呼之為聰明
神仙御筆賜靈素為王真教主神霄凝神殿作宸立
兩府班徽宗嘗思明達皇后惜其已死謂靈素曰朕
欲一見明達后卿能之乎靈素回奏臣能為葉靜能
致太真之事陛下但瞑目少頃即見之矣徽宗如其
教頃之遊一宮闕乃瀛洲神仙之境得與明達后遊

迨語其款密移時而覺如夢中恍惚也十二月天神
降坤寧殿修神保觀神保觀者乃一即神也都人素
畏之自春及夏傾城男女皆負土以獻神謂之獻土
又有村落人粧作鬼使巡門催納土者人物絡繹於
道徽宗乘輿往觀之蔡京奏道獻土獻土皆非好話
頭歎曰降聖旨禁絕

詩 道君好道事淫荒 雅意求仙慕武皇

曰 納土讖言無用禁 縱無佳讖國終亡

徽宗即位之初皇嗣未廣有道士劉混康以法錄符

水得幸上奏禁城西北隅地勢稍低若加以高大當
有多男之喜詔增築數仞崗阜後來後宮果生男不
絕爲此愈是崇信道教是年詔戶部侍郎孟揆董工
增築崗阜取象餘杭鳳凰山號做萬歲山多運花石
粧砌後因神降有良岳排空之語改萬歲山名做良
岳後有人吟詩一首云

詩 磐石自開受國封 承恩不與倖臣同

曰 時危運作高城砲 猶解捐驅立戰功

後四年始成御製記文凡數千言有金枝產於萬歲

名壽岳其門號爲陽華門兩傍有丹荔八十株
有大石曰神運昭功立其中旁有兩檜一天矯者名
做朝日昇龍之檜一偃蹇者名做卧雲伏龍之檜皆
玉牌填金字書之岩曰玉京獨秀太平巖峰曰卿雲
萬熊奇峰又有絳霄樓金碧間勢極高峻在雲表
工藝之巧無以出此運四方花竹奇石積累二十餘
年山林高深千岩萬壑麋鹿成群樓觀臺殿不可勝
計詔左街道錄徐知常於禁庭建醮徽宗自親書表
章三道焚於凝神殿會真堂即命知常拜章奏聞上

帝顯侯睿旨知常領命遂拜伏於壇之側至翌日方興徽宗問知常曰朕爲朕所奏事未委睿旨有何明忖幸無隱乎知常曰臣不敢隱陛下首章爲國家萬民祈求豐稔上帝覽章天顏甚喜陛下次章欲祈百嗣上帝覽章天顏微怒言何其煞心之廣陛下末章空帑一幅上帝見之天顏大怒遂秉筆判云趙某有慢上之罪全家徒流三千里餘不敢盡言徽宗心頗疑之嘿然無語徐知常元是閩中人久寓京師以道術爲徽宗所眷在後林靈素得幸於上知常屢表肆

歸欲往東南修煉旨不允至拜章之後一日逃去後數年有自閩中來者言知常在建州水西蓋造宮觀甚盛帝欲見之即日詔知常詣闕下詔命累降知常皆不拜詔有司督責知常違詔押知常下獄囚繫獄吏問知常道間公能遊月宮願帶挾小人同姓乎知常云此特易事但得紙數幅淨水一盃便可遊玩月宮矣吏如其教知常取紙粘於獄門上將筆畫一箇圓圈把一嘔即時清光滿室冷氣逼人吏與群囚爭玩月光回顧知常不知所往朝廷屢詔物色求之竟

不可得知常之蹤矣

宣和元年春正月御大慶殿受定命寶二月夏人寇邊將官張迪戰死入陣又遣使女真約殺其夾攻遼三月以蔡京子蔡儻為宣和殿侍制吳尚康福帝姬即公主也駙馬都尉帶文階自蔡儻始八月童貫進大保

冬十月大內火發自夜至曉五千餘間後苑廣聖宮及宮人所居幾及被焚死者甚多時大雨火發雨如傾畧不少止而火益熾或傳上是夜私行宿於外冬

十月御寶籙宮度王清神霄秘籙會者八百人凡天神降臨事蓋發端于王老志而糴於林靈素於是宦官道士有所不如意者必須度籙莫不如意又為大會引群臣士庶大殿听靈素講經上設座其側靈素昇高座使人於下請問然靈素所言雜以滑稽喋語上下為大闕笑莫有君臣之禮齋罷帝問靈素朕建此齋得無神仙降耶靈素曰陛下更須建靈室大齋肅清壇宇其時必有真仙度世言罷道衆中忽有一士擲所盛齋鉢於地衆欲責之遂騰雲而去帝曰此

宣和遺事元集
非神仙而何靈素不吝揭鉢視之見一幅紙上有詩
一絕云

詩 捻土為香事有因 世間宜假不宜真

曰 洞賓識得林靈素 靈素如何識洞賓

衆方知是洞賓降時道士有俸每一齋施動獲數千
萬貫每一宮觀給田亦不下數百千頃皆外蓄妻子
置姬媵以膠青刷髮美衣玉美幾二萬人每一會費
數萬貫至於貧下之人亦買青布幅巾赴齋日得一
飫餐又獲襯施錢三百謂之千道云云

景咸女真阿骨打稱帝姓王名做是本新羅人號完
顏氏身長八尺壯貌雄偉寡言語有大志能用人以
其國產金故國號大金 十二月御殿度王勳等秘
錄徽宗一日御宣和殿地陷

宣和元年正月朔旦朝見景靈宮見聖祖神像有淚
守廟官吏聞之廟內常有哭聲一日神宗皇帝廟室
便殿有罅出血隨掃又出數日方止是時蔡京等方
事譟侯有此異事皆不敢聞奏於上而徽宗驕奢之
行愈肆矣

宣和二年三月詔改佛號爲大覺真仙餘爲仙人大士僧稱德士行稱德童而冠服之以寺院爲觀改女冠爲女道士尼爲女德明年金山寺有僧頂上擁出肉冠長肉鬚髯端坐而化朝廷聞之詔復旧人。○金遣使李善慶來詔蔡京童貫及鄧文誥見之論以夾攻取燕之意李善慶唯唯居十餘日遣詔有開馬政贖詔及礼物同善慶等度海賊之又詔余深爲太宰王黼爲少宰夏五月有物若龍長六七尺蒼鱗黑色駟首兩頰如魚顏色綠頂有角其声如牛見於開封

縣茶肆前時茶肆人早起拂拭床榻見有物若大大蹲其傍熟視之乃是龍也其人吃驚卧倒在地茶肆與軍器作坊相近遂被作坊軍人得知殺龍而食之是夕五鼓西北有赤氣數十道衝天仰視北斗星若隔絳紗其中有間以白黑二炁及時有折烈声震如雷未幾雷雨大作水高十餘丈犯城都邑破汴堤諸內侍役夫擔草運土障之不能禦徽宗詔戶部侍郎唐恪治之即日恪乘小舟覽水之勢而來所以導之上登樓遙見問之乃恪也爲之出涕數日水平恪入

宣和遺事元集
頃之就坐女童樂作坐間香圓荔子黃橙金柑相間
布列前後命鄧文誥剖橙分賜酒五行以休詔至玉
真軒軒在保和殿西南廡即安妃粧閣上吟詩二句
云

雅燕酒酣添逸興 玉真軒內見安妃

命中官傳旨詔蔡京賚補京即題云保和新殿麗秋
暉詔許塵凡到綺園遂成詩云

詩 保和新殿麗秋暉 詔許塵凡到綺園

曰 雅燕酒酣添逸興 玉真軒內見安妃

於是人人自謂得見安妃既而但掛画像西垣臣即
以詩奏曰

詩 玉真軒檻暖如春 即見丹青未見人

曰 月裏嫦娥終有限 鑑中枯射未應真

中使傳旨至玉華閣帝持曰因卿有詩姻家自應相見
臣曰今葭葦已得拜望故敢以詩請上大笑上持大
觥酌酒命妃曰可勸太師臣因進曰禮無不報於是
持瓶注酒授使以進再去撤女童去羯鼓御侍細樂
作蘭陵王揚州教水調勸酬交錯日且暮矣京奏曰

久勤聖躬不敢安徽宗曰不醉無歸更勸迭進酒行
無筭至二鼓五籌君臣大醉而罷京出謂人曰保和
殿後自崆峒天入八閣所陳之物左右上下皆玩琉
璃之噐在後二帝北狩果符此流離之讖非偶然也
刘屏山曾有詩記汴京遺事云

詩 空嗟覆鼎誤前朝 枯骨人間罵未消

曰 夜月池臺王傳宅 春風楊柳太師橋

王傳指王黼太師指蔡京父子也

冬十月徽宗幸道德院觀金芝遂幸蔡京第時道德

宮中金芝上幸觀焉遂由龍德江泛舟至京第鳴鑿
記堂淑妃從上曰今歲四幸鳴鑿矣賜京酒於是京
作鳴鑿記以進初京侍上每進君臣相悅之說於是
以儻尚主而攸最親幸上時輕車小輦幸京第命坐
賜酒畧用家人禮表謝有云主婦上壽請酬而肯從
稚子牽衣挽晉而不却

蔡京常勸徽宗道人主當以四海為家太平為娛歲
月幾何何必自苦上納其言遂易服私行都市○上
方為期門之事故苑囿皆放江浙為白屋不拖五采

多爲村居野店及聚珍禽異獸動數千百以實其中
都下每秋風夜靜禽獸之聲四徹宛若山林陂澤之
間識者以爲不祥 蔡攸進見無時便辟趨走或塗
抹青紅優雜侏儒多道市井淫媠譎浪之語以蠱上
心妻朱氏出入禁省是秋蔡攸加開府攸子行領殿
中監攸之父子爲徽宗寵信勢傾朝野矣當時李邦
彥以次相阿附每燕飲則自爲倡優之事雜以市井
詼諧以爲笑樂人呼李邦彥做浪子宰相一日侍宴
先將生絹画成就文貼体將呈伎藝則裸其衣宣示

文身時出押語上奉杖欲笞之則緣木而避中宮白
內望見喻旨云可以下來了邦彥答道黃鸞偷眼覷
不敢下枝來中宮乃嘆曰宰相如此怎能治天下耶
十一月朱勔以花石綱媚徽宗東南騷動有太李士
鄧肅上十詩譏諷徽宗其末詩云

詩 靈臺靈囿庶民攻 樂意充周百姓同

曰 但願君王安百姓 圓中何日不春風

蔡京將詩獻徽宗欲激徽宗殺鄧肅謂太李生詩文
以謗陛下若不殺之恐效尤成風黨綱之禍可鑒也

宣和二年金國遣使同趙良嗣歸且言金主約女真

帝不答將鄧肅押歸田里蓋欲保全之也
兵自平地松林趨古北江宋朝兵自白溝河夾攻遼
國若滅後以燕京一帶歸南朝誓為兄弟之國又遣
使止作新羅人來朝其書略云

大金皇帝謹致書於大宋皇帝闕下蓋緣素昧未
致札容酌以權宜交馳使傳趙良嗣等言燕京本
是漢地若許復舊將自來與契丹銀絹轉交雖無
信諒不妄言若將來責朝不為夾攻即不依得已

許為定具形勢幅冀諒鄙悰

帝命馬政使金國書其略曰

大宋皇帝謹致書於大金皇帝遠乘信介特示函
書致罰契丹逃聞為慰確示同心之好共圖得罪
之師誠意不渝義當如約已差童貫勒兵相應彼
此兵不得過閑歲幣依契丹舊數仍約毋聽契丹
講和

又差馬政之子馬廣從行 冬十月日食 加梁師
成太尉王黼為太宰 時方臘家有漆園常為造作

局多所科湏諸縣民受其苦兩浙兼爲花石綱之擾
臘以妖術誘之數日之間嘯聚睦州青溪幫源洞響
聚者數萬人以誅朱勔爲名縱火大掠驅甚黨四出
兩浙都監蔡遵顏坦繫賊敗死遂陷睦州於是壽昌
分水桐廬等縣皆爲賊所據僭號改元求樂又陷休
寧縣執知縣翹嗣復賊復脅之使降面斬二士以恐
嗣復嗣復罵賊曰自古妖賊無長久者爾當捨逆以
從順因我以歸朝廷朝廷必宥尔柰何使我降賊何
不速殺我賊曰我休寧人也公宰邑有善政前後官

無及公者我忍殺公乎遂委之而去未幾詔命嗣復
知睦州進官二等陷歙州將官郭師中士曹椽等禦
賊遇害陷杭州守臣趙靈遁去廉訪趙約戰死王稟
敗於城外又敗於桐廬陷衡州彭汝方死之陷劫掠
州縉雲尉詹良臣禦賊爲賊所執脅良臣降良臣罵
曰往年王綸反戮於淮南王則反磔於河北同惡無
少長皆棄世今不鑒前禍猖獗至此旦暮官軍至爾
肉餒狗鼠矣賊怒割其肉使自啗之且吐且罵死不
絕聲時年七十帝聞而憫之官其二子陷剡縣知縣

末旅死之犯越州守臣劉齡敗之青溪縣知縣陳光
棄邑遁聞朝廷誅之又宋江等犯京西河北等州劫
掠孫子女金帛殺人甚衆之初命譚稹收方臘幾
年無功復命童貫討之上私行送土握貫手曰東南
事盡付汝有不得已者竟以御筆書之赦天下罷蘇
杭造作局二州置局造作器用曲尽其巧牙角年王
金銀竹藤裝畫糊抹雕刻織綉諸色匠人日役數千
而財物所須悉科於民民力困重上嘗罷之至是方
臘亂於浙西悉詔罷之三月日有青忽青金銀竹藤

中洶洶而動若鉅金而湧沸狀日旁有青黑正如水
波周回旋轉將暮而稍止是時方臘未平人民多憂
之童貫至浙與王稟劉鎮兩路軍先約會於睦歛間
包幫源洞表裡夾攻劉鎮又同楊可世馬公直率騎
兵從間奪賊門嶺平旦入洞賊二十餘衆腹背抗拒
轉戰至晚兇徒糜爛流血丹地火其屋萬間王稟及
辛嗣宗楊惟忠生擒方臘於幫源山東北隅石澗中
并其妻孥兄弟偽相王侯共三十九人乃班師奏捷
於朝方臘反叛以來破六州五十二縣殺平民二百

餘等朝廷出師討方臘至擒臘班師凡四百五十日方臘至八月始伏誅赦江淮兩浙等路改睦歙二州為嚴州徽州五月金使來復如前議六月黃河決恩州有黑青出洛陽京畿忽有物如人或如犬其色黑不能辨眉日夜出掠小兒食之至二秋乃息八月童貫進太師譚稹加節度

宣和四年春正月加梁師成開府自來喚內侍官為宗臣是時童貫為太師領樞密院恩同宰相師成為開府亦與宰相同職每春秋大燕巍然坐於執政之

上與人主請勸酬之禮且家臣為師傳於義尤悖童貫領樞密日欲宰相同班後入內却換易窄衫與群閹為五出則為大臣當體貌之禮入則為近侍執使令之後古所未見也夏四月命童貫蔡攸帥師巡邊貫出郊徽宗易服出郊與童貫蔡攸餞行五月童貫兵與遼人戰敗退保雄州九月金使期會兵於中康○先是未勦運花石綱時分差着楊志李進義林冲王雄花榮柴進張青徐寧李應穆橫閔勝孫立十二人為指使前往太湖等處押人夫搬運花石那十二

人領了文字結義為兄弟誓有災厄各相救援李進
義等十名運花石已到京城只有楊志在穎州等候
孫立不來在彼處雪阻那雪景如何 却是

亂飄僧舍茶烟濕 密洒歌樓酒力微

那楊志為等孫立不來又值雪天旅塗貧困缺少果
足未免將一口寶刀出市賀賣終日價無人商量行
至日晡遇一個惡少後生要買寶刀兩個交口厮爭
那後生被楊志睜一刀斫只見頭隨刀落楊志上了
枷取了招狀送獄推勘結案由奏文字回來太守判

道

楊志事体雖大情實可憫將楊志誥劄出身尽行
燒毀配衛州軍城

斷罷差兩人防送往衛州交管正行次撞着一漢高
叫楊指使楊志擡頭一觀却認得孫立指使孫立驚
怪哥怎恁地犯罪楊志把那賣刀殺人的事一一說
與孫立道罷各人自去那孫立心中思忖楊志因等
候我了犯着這罪當初結義之時誓在厄難相救只
得星夜奔歸京城報與李進義等知道楊志犯罪因

由這李進義同孫立請議兄弟十一人往黃河岸上
等待楊志過來將防送軍人殺了同往太行山落草
為寇去也是年正是宣和二年五月有北京晉守梁
正將十萬貫金珠珍寶奇巧段物差縣尉馬安國
一行人擔奔至京師趕六月初一日為蔡太師上壽
其馬縣尉一行人行到五花營堤上田地裡見路傍
垂楊掩映脩竹蕭森未免在彼歇涼片時撞着八個
大漢擔着一對酒桶也來堤上歇涼靠歇子馬縣尉
問那漢你酒是賣的那漢道我酒味清香滑辣最能

解暑薦涼官人試置些飲馬縣尉口內飢渴痲困買
了兩瓶令一行人都吃些箇未吃酒時萬事俱休纔
吃酒時便覺眼花頭暈看見天在下地在上都麻倒
了不知人事籠內金珠寶貝段足等物尽被那八箇
大漢劫去了只把一對酒桶撇下了直至中夜馬縣
尉等醒來不見了那擔仗只見酒桶撇在那一壁廂
未免令隨行人挑着酒桶奔過南洛縣見了知縣尹
大諒告說上件事因尹知縣令司吏辨認酒桶是誰
人家動使便可尋覓賊蹤把那酒桶下驗見上面有

酒海花家四字分曉當有緝事人王平到五花營前
村見酒旗上寫着酒海花家四字王平直入酒店將
那姓花名約的拿了付吏張大年勘問因由花約依
實供吐到三日前日午時分有八個大漢來我家裡
吃酒道是徠獄廟燒香問我借一對酒桶就買些箇
酒去燒香張大年問那八個大漢你認得姓名麼花
約道爲頭的是鄆城縣石碣村住姓晁名蓋人號喚
他做鉄天王帶領得吳加亮劉唐秦明阮進阮通阮
小七燕青等張大年令花約供指了文字將召保知
在行着文字下鄆城縣根捉有那押司宋江接了文
字看了星夜走去石碣村報與晁蓋幾個暮夜逃走
去也宋江天曉却將文字呈押差董平引手三十人
至石碣村根捕不知那董平還捉得晁蓋一人行麼
真个是

網羅未設禽先遁

機穿纜張虎已藏

那晁蓋一行人星夜走了不知去向董平只得將晁家
莊圍了突入莊中把晁蓋的父親晁太公縛了管押解
官行至中途遇着一個大漢身材迭料遍體雕青手內

使柄潑鑕鐵大刀自稱鍊天王把晁太公搶去董平
領取弓手回縣離不得遭斷喫棒且說那晁蓋八個
劫了蔡太師生日禮物不是尋常小可公事不免邀
約楊志等十二人共有二十個結為兄弟前往太行
山梁山灤去落草為寇一日思念宋押司相救恩義
密地使劉唐將帶金釵一對去酬謝宋江宋江接了
金釵不合把與那娼妓閻婆惜收了爭奈機事不密
被閻婆惜知得來歷忽一日宋江父親非病遣人來
報宋江告官給假歸家省親在路上撞着杜千張

今兩個是舊時知識在河次捕魚為生偶留得一大
漢姓索名超的在彼飲酒又有董平為捕捉晁蓋不
獲受了幾頓粗棍恨棒也將身在逃恰與宋押司途
中相會是時索超道小人做了幾項反事勾當不得
已而落草宋江寫着書送至四人去梁山灤尋着晁
蓋去也宋江回家醫治父親病疴了再往鄆城縣公
叅勾當却見故人閻婆惜又與吳備打暖更不採着
宋江一見了吳備兩個正在偎倚便一條忿氣怒髮
衝冠將起一柄刀把閻婆惜吳備兩個殺了就壁上

寫了四句詩甚知其意便看亨集後有詩為証

新刻大宋宣和遺事元集終



